

居住在南方



陈言 /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居住在南方 / 陈言 著. -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.12

ISBN 7-5059-3852-5

I.居… II.陈… III.诗歌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H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67930 号

书 名	居住在南方
作 者	陈 言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116 千字
印 张	4.5
版 次	200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3852-5/I·2971
定 价	9.80 元



序 一

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，写诗是一件困难的事，而迎合与矫情只能使诗歌蒙受羞耻。这本诗集的作者是一个大学四年级的学生，和一般大学生里的文学爱好者不同，他没有打算把文学用于撒娇。他偶尔来找我闲谈，说的都是阅读、写作的一些感想。他的声音迫切而不安，听起来很累，一点也没有闲谈时轻松自在的感觉。他的迫切不安，一方面固然是出自他羞怯的天性，另一方面却包含着他对诗歌恳切的敬意，以及面对词语时的惶惑和敏感。而天性的羞怯，也许正是他接近诗歌的一种因缘，因为羞怯原是诗歌固有的品质。

爱情和故乡牵引着作者忧郁不安的目光。他的诗歌承载梦想，飞翔在南方温暖、湿润的土地上：

停在树梢上歌唱
月亮年轻
新娘漂亮
故乡的田野
野花一片

（《南方》）



我长年居住在一座海岛上
梦和云朵恰如海鸥
飞越我的小木屋
而你的名字
是我终年无法遗忘的海风

(《我长年居住在一座海岛上》)

七月的日子
母亲穿过迎风飞舞的田野
来迎接我和靠在我肩膀上
的妻子

(《七月的日子》)

我们需要用一生的爱
来眺望，来颂扬
来想象彼此的日出日落
来关怀远方的树木和季节的变迁

(《远方》)

在这里爱情远离了阴暗、潮湿的房间，故乡的野花和海风以及远方的树木，这些平凡的事物在诗歌中得到了尊重。作者寻求的是一种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：

当冬天的第一场雪
轻轻飘降
你用雪白的语言



覆盖了我所有的忧伤和沉默

(《我把一串钥匙抛向天空》)

雨水四次打在庭院的上空

又四次消逝

像我们一生激情而短暂的

飞翔

(《雨水四次打在庭院的上空》)

这样确实的句子，具有直接抵达人心的力量，体现了作者把握语言的能力。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现代诗歌的读者。感谢作者的诚意，要我给他的诗集写一篇序，于是勉为其难，写下一点感想，就算是我和作者之间友好往来的一个见证吧。

王朝华

2003年11月28日



序 二

虚构地幸福与真实地忧伤

王 鸿

为本书作序使我感到：成为合格的评论家兴许比合格的诗人更难。因为一篇恰如其分的评论起码得具备两个条件：对作者负责及对作品深入剖析。反之，则容易失之偏颇，难免以己管见替代对作品的把握。

我的为难仍然无法成为谢绝为之作序的理由。

我是如此地熟悉本书的作者。在长达八、九年的通信联系过程中，我几乎目睹与见证了他人生履历中每一串重要的足迹。依我早年的陋见，陈言似乎不太具备一位写作者的天生条件。他就像一位被命运女神数度遗弃的孩子，在自己认定的小道上苦苦跋涉着，脚步踉跄，满身泥泞。首先，他降生在莆田沿海一个偏僻闭塞的村庄，那里等同文化的沙漠，村里识字的人少之又少，根本谈不上能对他日后写作产生影响的文学氛围。其次，他降生在一个贫困窘迫的家庭，父亲因谋生不顺脾气不好，母亲成年劳累体弱多病。他8岁就接过镰刀和竹篮，每天黄昏都要去海边割草喂羊。其三，他本



身的条件并不优越。身材矮小，拙于言辞，在与同龄人的成长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，经常受到欺凌和嘲笑。此外，他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都来于条件落后的乡村学校，对文本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教科书范围。念初中三年级时（1995年）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和我相识并尽快寄来一封信。在这封长达十几页的信里，他语无伦次地表达了自己对文学的热爱，并絮絮叨叨地大谈对鲁迅和路遥作品的理解（他们是他青少年时代最崇拜和喜爱的作家）。这封笔迹歪斜、错别字颇多的信深深地打动了我。我很快给他回信，除了鼓励之外，还对他的阅读倾向及功课问题提了一些善意的提醒。说实在的，当时我并非对他的所谓创作怀有期待，而打心眼里希望他扔掉偏科的坏习惯，考上一所条件较好的重点高中，以后求学的路走得顺当些。

但此时的陈言已无可救药。他在写作上的进步比他身体的发育速度还快。自从处女作在市报的副刊上发表后，他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本来最该专心念书的高中阶段，却成为他从事文学活动的激情年代。在那所基本用方言交流的乡村中学，他居然纠集了一批痴心少年，有板有眼地组织文学社，有模有样地编起油印刊物来。我以不给他回信来警示他这些行为对升学的严重危害性，然而他已深陷其中不能自拔。1999年高考失败予他惨重的打击。他突然明白这世上还有比文学更重要的事情：就业与生存。在我的鼓励下，他踏上了进城复读的艰辛旅程。一年后，他被漳州师范学院录取，进入他梦寐以求的中文系。



这位内向、封闭的海边少年变了。在闽南那所美丽的大校园中，陈言如饥似渴地开始了较为系统的文学阅读——他发现了一个比他原来想象不知繁富多少倍的世界。在来信中，他不但和我谈曹雪芹、鲁迅、路遥，谈沈从文、海子和余华，还谈外国的卡夫卡、福克纳、海明威、博尔赫斯和帕斯捷尔纳克。他的各类作品不仅常在学校刊物上发表，还频频出现在漳州乃至省里的一些报刊杂志上。比他低年级的同学，甚至自发邀请他到班上作文学讲座。这让陈言既兴奋又不安，由此痛感口头表达之重要性，发誓要恶补普通话。2002年，在学校图书馆的一次读书评论征文中，他的两篇关于不同作者的小说评论（一篇为名作家，一篇为无名作者），双双获得一等奖，在学校里引起一次不小的轰动。陈言似乎由此确立他的校园诗人（作家）身份，并对自己的作品尤其是诗歌产生了一定的自信心。于是，在一批老师和同学的热情鼓动下，这本取名《居住在南方》的诗集有了诞生的前提。

亲爱的读者，谈到这儿您也许已经看出：我花这么大篇幅来介绍陈言的心路历程，无非是意在以一种兄长式的真诚，来帮助您了解陈言这位刚刚起步的年轻作者。因为在各种出版物泛滥成灾的当下，人们极容易对他这样的无名作者持有成见，以至妨碍了宽容、耐心的阅读，增加了误解和错过的可能。作为一位比他大上几岁的诗作者，我以自己的写作和阅读经验向您推荐：这是一本值得阅读和关注的书。尽管它有一种顽固的自恋式的重复，激情有余、叙述冗长而不



太懂节制，尽管其透露出的思想还有校园诗人特有的偏执与夸张。但只要您仔细读下去，您就会惊奇地发现：它具备某些耐人寻味的独特品质。因为，在这本薄薄的诗集里，您读不到矫饰和做作，读不到故作高深的世故与人情，读到的只是一颗年轻心灵那纯净、透明得令人颤栗的歌唱。

收入本书的九十多首诗，全是陈言学生时代的作品，可称之“纯青春写作”的产物。倘若要从中理出一条较清晰的情感或思想线索，我们也许以这样的一句话来概括：虚构地幸福与真实地忧伤。从崇拜路遥式的现实主义体验到沉缅于卡夫卡、博尔赫斯式的迷宫构造，我们不难发现陈言对“虚构”的痴迷。他自己也曾这样表达过对虚构的理解：“长久以来，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逃离现实而沉溺于虚构的人。对虚构的倾心使我一度苍白的灵魂显得有些红润。我把所有的情感和精力都寄托在对幻影和诗意的追求上。关闭一扇通往外界的门在我并不是忧伤，反而以为只要倾心于虚构，另一扇大门自然会为内心敞开。”“我一直以为唯有虚构的东西才是美丽的，尤其对于艺术。我十分厌恶所谓的真实，我觉得那犹如照片。”此类看似偏颇的见解，在他的诗歌努力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在我看来，所谓的真实与虚构都是相对的，陈言之所以如此强调自己对虚构的痴迷，正是源于其曾经对现实（或者说真实）过分执著而导致的深深失望，比如早期理想的失落，比如不可免俗又不成功的初恋。于是，虚构与真实，幸福与忧伤，成为陈言作品中挥之不去的矛盾和主题，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，就像一个人老要摆脱



他的影子似的。

有时，我觉得陈言对艺术的理解总是走在其写作实践的前面。这也许是他致命的缺点。我把这归结于他长期以来压抑、痛苦的童、少年生活：在公众场合话语表达机会的匮乏，长期不被人接纳和重视。现在他来到大学校园，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，终于具备了表达的条件和可能，从而在自己的文字世界里肆无忌惮地“演说”，这使他的不少作品不自觉地带上“布道”的味道。正是这种“演说”与“布道”，构成了陈言颇具个性、意味深长的青春写作。本书的价值与缺憾也都源此同时诞生。当然，随着经验的累积与思想的成熟，他完全有可能在自省中实现对上述缺陷的跨越。

在写作目的日趋功利化的当代背景下，炒作方式日趋商业，写作年龄也日趋少小，韩寒式的少年天才与余杰式的青年大师已吸引了过多关注的目光。也许，像陈言这样执著得近乎迂讷的年轻作者，倒成了一种可贵的文学迹象，一种更值得期待的前景。若干年过后，时过境迁，但愿我今天的判断不会是虚妄的直觉。因为我坚信：灵性总在苦难中显现，作品总在锤炼中诞生。

最后，还是用陈言的作品来结束这次关于诗歌的谈话吧：

这次漫长的旅途
你没有清晰的目的地
像那些被否认的种子



渴望在初春又可以为大地
所接受，渴望第二次的发芽
以及秋天的收获
渴望一把镰刀轻而易举地
把你收割

——陈言·《一次漫长的旅途》

2004 年元旦前夕，于福州



序 三

诗歌让他的眼睛熠熠发亮

林落木

“她的体质是弱的，也并不美丽”。这是罗曼谛克的左翼作家冯铿女士陪伴着柔石来到上海寓所，给鲁迅留下的印象。作为一位高中语文教师，我难免会接触到鲁迅这种蕴蓄沉痛、却又貌若冰霜的文字。我在重新翻阅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时，忽然想起陈言和我对鲁迅共同的热爱，也忽然想起，1993年9月，读初中时的他第一次给我留下的外表印象，弱小，貌不出众。1998年，我跟他说起鲁迅，说起文学，他两只原本有些黯淡的眼睛便会熠熠发亮，仿佛黎明时分的晨星。鲁迅是我们怀着崇敬心情谈论到的文学大师，是他进入大学后跟我第一次用较为系统和明晰的语言谈论到的作家。可他说得更多的是诗人海子，面朝单调的大海，心却怀着春暖花开的幻景。我觉得他也一扫中学时代所有灰暗阴沉的心情和形象，让我隐隐约约地觉得，他将要怀着豪迈的心情，走进新时代，那时候是2000年深秋的一天，生活已经向他展开复杂而有立体感的一面。我也隐隐约约地觉



得，他的身子已硬朗了些许，面容也清秀透亮了许多，他再也不是丑小鸭了，他要像一只白天鹅一样，展翅高翔了。

单调郁闷的中学时代，给整整几代人留下了灰暗的印象，求生般的挣扎、失望和憧憬构成了难以磨灭的记忆，根本无暇顾及诗意的高蹈和雅致的抒情。作为一位农民的儿子，陈言也不例外，求学的压力仿佛让他无法更健康地成长起来，唯一与众不同的是，他有着强烈的借助文字倾诉内心委屈和难过的欲望，以致他早期的作品显得感情芜杂真挚，无可遏止，很容易感染人，当时他在家乡市报上发表的几个倾诉型散文就是这种产物。幸好，他考入了大学，许多来源于社会、家庭和个人生活的暂时压力和警报被解除了，他才较为从容、大方地逡巡文学展览馆和储藏室。第一位较完整谈论的是鲁迅，是简约悠远的《野草》，是从容有度的《朝花夕拾》，是鲁迅的语言让他看到了纵容文字的危险，也发现了心灵自由的珍贵。他从诗情的鲁迅开始真正转向了诗歌，无可救药地崇拜起那些神性与诗意相互杂糅的诗人和小说家：海子、戈麦，曼德尔斯塔姆、阿赫玛托娃，并在秋天想起了福克纳、海明威、列夫—托尔斯泰、川端康成，热情地推介格非、苏童、余华。他的世界突然间阔大了起来，许许多多作家闯进了他刚刚摆脱狭隘生活约束的内心，他高兴得心都要颤抖起来，眼睛闪闪发亮，他跟海子说，“我发觉自己跟你一样，是个忧伤而抒情的诗人”。他的笔写着，“观察一只鸟的飞翔需要二十三种方式”，他可能需要比二十三种更多的方式去观察文学的秘密。他的笔写着，“雨水



四次打在庭院的上空”，文学的露水可能不只四次沾湿他酣眠中发亮的额头。梦醒之后，他用蕴蓄深情的笔写了一系列用诗人和小说家名字作为题目的诗篇。从小就生活在海边的他也重新发现了许多大自然名字间的永恒内蕴，如海岸、田野、枯木、湖水、小镇、船、海洋、云、石头、太阳、黄昏、星辰……，并在它们的空间里燃起了紧张的思考篝火，他让思考和抒情郑重地谈起恋爱，而自己充当善良的月老，指导着诗歌按照自己的希望走路，因此，他的诗歌里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的“我”和“你”的人称代词，这也是许多诗人所喜欢使用的代词，它们代表了别人，也代表了自己，代表了抽象，代表了向往神秘而诗意的灵魂栖息地的使者。鲁迅的《野草》里不就是通篇在写“我”的内心的野草？虽然野火随时要把“我”无情地吞噬。

毫无疑问，陈言是擅于抒情的，但他已经有意识地避免直抒胸臆，代之的是联想和意象，这使他的诗歌离开了廉价的泥潭。虽然他的笔伸向农野风情，但他用熠熠发亮的读书人的眼睛去观察，因而文字间也有了丝丝缕缕的书卷气息，从而避免了大众化快餐的油腻味道，让我觉得可以小心地把它收藏在诗歌的图书馆里，让一些热爱诗歌艺术的人借阅并想象，让抒情的气息萦绕在商业化的生活间，让人们看到，个性化的抒情是生活的眼睛，它正在远处熠熠发亮。

陈言也写作小说，某些刻骨铭心的生活细节给了他许多写作小说的冲动。他要把对诗意的精神栖息地的向往化解在现实场景中。对一个诗人来说，这也许是一个更高更大的困



难，巨大的生活容器不仅需要美丽的金鱼，同时更需要养活并滋润金鱼的清水。《安娜——卡列尼娜》的主题完全可以是一首精美的诗歌，但它用巨大的现实材料来证明一个铁轨上鲜血映照女性悲剧的主题，人们阅读后不仅记住了死亡的命题，也记住了《清明上河图》画卷一般生动复杂的社会现实。诗歌直抵灵魂深处，而小说却慢条斯里，极尽人间的全部技巧。陈言也意识到这种困难，他说要努力，谈起这种困难，他星星般的眼睛再一次闪闪发亮。

他现在的诗歌，我找不到最好的，也找不到最差的，就象一条河、一条溪，我说不出哪处的水最美，哪处的水最怡人，它们属于一条共同的河，它们只想汇在一起，流淌向生活中最有诗意的精神栖息地。这让我想起了湘西凤凰的沱江，它在流淌着，流淌着复杂却美好的人性，高蹈着朴素却灵动的人性，它自身无法流淌出湘西的崇山峻岭，而让沈从文疏引着它，通过边城，汇向烟雾茫茫的现代中国的大地。提起沱江，沈从文的双眼熠熠闪光，但他的精神基座却已奠定在人性的大地上。提起文学，我的目光就会被艺术的河水浸润，折射出异样的光彩。提起诗歌，陈言的目光也这般的动情、发光。也许，他还要超越校园文学的高度，也许，他已经走出校园文学的大门，因为他还要在尘烟迷漫的社会现实去体验活生生的人性，去感受苦难中肃穆的生存诗意。

1936年8月23日，病中的鲁迅写着：“街灯的光穿窗而入，屋子里显出微明，我大略知道，熟识的墙壁，壁端的棱线，熟识的书桌，堆边的未订的画集，外面的进行着的



夜，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和我有关”，那时鲁迅孤独的目光定是熠熠发亮，多难的中国现实在他的眼里正是一部史诗。

对陈言来说，他所热爱的鲁迅也正是一部真正的史诗，随着他在现实和艺术中的不断浸濡，但愿有着一束有力度和诗意的光芒永远陪伴着他，尽管更多时候可能只有他自己才感受到，他的诗歌提供了这种可能。

2003 年 11 月 12 日

目 录

序 一 王朝华

序 二 王 鸿

序 三 林落木

黄昏剪影 / (1)

秋天，我想起福克纳 / (3)

在黑夜的边缘 (组诗) / (5)

南方 (组诗) / (11)

我感到诗 / (15)

春天，不远 / (16)

十一月的诗 / (17)

夜晚美丽——给诗人王鸿 / (19)

我把一串钥匙抛向天堂 / (21)

绝 望 / (23)

无望的单相思 / (24)

我长年居住在一座海岛上 / (26)

邻家妹妹 / (27)